

PUB 裡的私語

心情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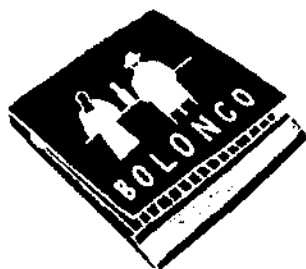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李敏
主編：陳小敏



心情故事

P U B 裡的私語

酒吧中的蜚短流長



陳 沖
小 志
蕪 郎
譯 著

心情故事

PUB裡的私語 酒吧中的蜚短流長

1998年10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180元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	者	沖	志	郎
譯	者	陳	小	蕪
繪	圖	唐	仁	教
執行編輯	林	芳		瑜
發行人	劉	國		瑞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
發行電話：2641866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1851-4 (平裝)

SAKABA BORONGO

© OKI SHIRO/NORIHISA TOJIMBARA 1995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5 by
DAIEI SHUPPAN DAIEI EDUCATION
SYSTEM CO., LTD. PUBLISHING D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
TOHAN CORPORATION, TOKYO.

導 言

一場華麗、精緻萬分的晚宴，一道道美不勝收的佳肴美饌，或許令人垂涎三尺，卻往往不見得能承載人們更多的心情。這是因為正餐時，太多的精神專注於眼前的美味，然而所剩無幾留給自己。

點心也好，雞尾酒也好，品嚐時在意的是一份深刻、別致，而不是正餐時的豐盛、豔麗。正因為如此，就像一首扣住靈魂的簡單樂曲，不似交響樂的澎湃、驚人，卻有不可抵擋的淘氣。喜悅的心情、歡樂的回憶、傷感的情緒、青澀的邂逅，這麼多形形色色的感覺，總是被這些淘氣的傢伙不可抑遏地揭露。

輕輕啜一口酒、咬一小口點心，一場場人事時地物就無法自拔地氾濫成災，或許是帶來你目下的錯愕，也有可能墜入昔往的时光。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心情被這些小東西勾起，吃著、想著…無論如何，你的心情正被挑動著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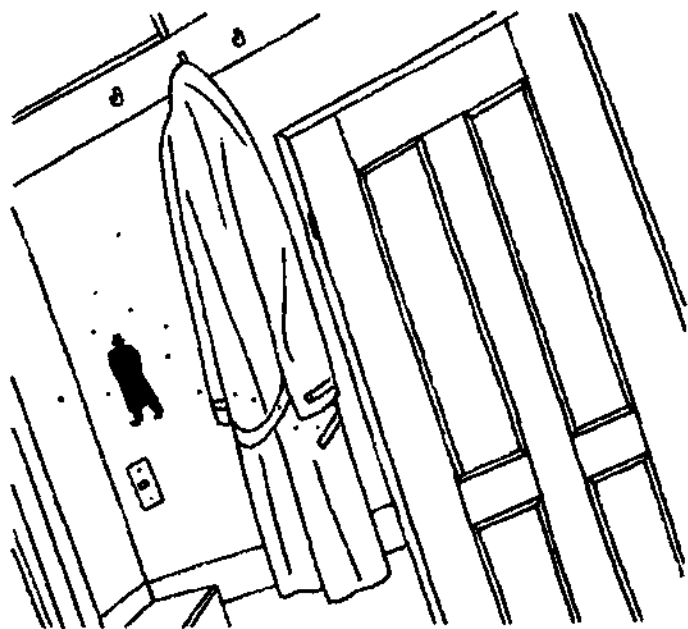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導 言	i
1 詭異的瑪格麗特 Margarita	1
2 火之酒 Boilermaker	17
3 馬丁尼 Dry Martini	31
4 龍舌蘭日出 Tequila Sunrise	43
5 刺釘 Stinger	55
6 天使與義賊 Rob Roy	69
7 曼哈頓的夜景 Manhattan	83
8 幸運的馬頸酒 Horse's Neck	97



9	亡命鴛鴦吉普生 Gibson	109
10	最討厭了！黛克瑞 Daiquiri	125
11	含羞草 Mimosa	139
12	快點逃吧 Bowmore	153
13	嘆息的狗鼻 Dog's Nose	167
14	牙買加・馬丁尼 Jamaican Martini	183
	後 記	197

1 詭異的瑪格麗特 Margarita





波隆哥酒店位於澀谷；爬上道玄阪之後向右拐，有一條熱鬧的商店街，再向裡面走一段路，接著會看到兩條叉路，往右邊那條走進去，波隆哥酒店就出現在右手邊。

一個身著艷綠套裝的年輕女子，出現在波隆哥，而此時已近深夜一點。

「歡迎光臨、請進！」

聽到老闆大介的招呼聲，女人輕輕地點了點頭，慢慢地走向吧台。

「喂！快看—是個美女哦！」

「是我喜歡的型呢！」吧台旁的酒客們在一旁竊竊私語。

可能是同行吧？大介一邊注視這位有著迷人細長眼睛的女人，一邊走進吧台裡面。

「要喝些什麼嗎？」

「摻水的蘇格蘭威士忌！」女人的聲音有點沙啞。

「啊，歡迎光臨！」從廚房裡走出來的實習酒保敏也，向那個女人點點頭致意。接著，走到正在調製摻水威士忌的大介身旁，壓低了嗓子問：

「是你認識的人嗎？」

「不是，從來沒見過。」

森

「長得挺漂亮的嘛！」

敏也喃喃自語地，端著托盤走出吧台。除了他以外，波隆哥裡還有一位實習酒保一二郎。此時，他正在收拾客人走後、杯盤狼藉的桌面，這是很辛苦的一項工作。

波隆哥酒店裡有一條長長的吧台，還有五張桌子。進門右手邊，有兩張圓桌，可以透過落地窗欣賞街景。左手邊，穿過吧台還有三張桌子。每張桌子都很大，大概是因為老闆大介本身是大個子的關係吧？

女人嘴裡吸著煙，一面暗自觀察店內的情形。大介則把調好的威士忌放在她面前。

「讓您久等了！」

「謝謝！你們幾點鐘打烊？」

「通常是兩點左右。」

「哦，兩點是嗎？」女人把手上的香煙熄了。

在等什麼人吧？大介猜測著，離開了女人的視線。

二郎和敏也把桌上的空杯子放在托盤上，端回吧台。兩人在吧台後的水槽前洗著杯子，但視線卻不自主地，飄向斜前方那位綠衣女人。

坐在吧台前面的那幾位男客人，也無法不注意那名女子；談



笑聲不知不覺地提高了八度。

女人不知道有沒有意識到這些男人的視線，她只是概略地搜尋了一下店內的情形，就把面前的威士忌注入杯子裡。那個姿勢，似乎是在抗議周圍男士發出的喧鬧聲。

女人又叫了一杯酒，但是，最後卻毫無醉意地，一直坐到波隆哥酒店打烊。

另外有三位男士，是波隆哥的常客，今天卻一反常態地磨磨蹭蹭不願離去。

「請再給我一杯酒，可以嗎？」女人對大介說。

「老闆！我有些話想跟你說…」

看樣子，這個女人是好不容易才捱到了打烊的時間。

「大介先生，不便宜啊！」

「沒錯！沒錯！」

死賴著不走的男人們，終於東歪西倒地離去了。

「不用換位子可以嗎？」

大介拿了一杯新調好的加冰威士忌出來。

「抱歉！不會耽誤您很多時間的。啊，老闆你喜歡喝什麼，也一起帶過來好了！我請客…」

女人第一次露出了輕鬆的表情，她說話的腔調，帶著某地方

的鄉音。

大介暗示敏也和二郎不需要刻意避開，隨後，取過來一瓶他自己要喝的啤酒，拔開了瓶栓。

「我叫北山美奈子。」女人遞給大介一張小型的名片。

「哦，妳是從下關來的啊！」

名片上印有女人的名字、工作的俱樂部，以及山口縣的住址。

「其實——我是來找一個男人的。因為，有人說曾經在澀谷的波隆哥酒店看過他……」

「妳就是爲了他，特地來到這裡的？」

大介聽到這裡，開始悄悄地端起了架子。

「那個男人名叫遠山正夫，年紀大約三十七、八歲左右，中等身材，十個月以前，從九州的博多搬來東京。」

大介完全想不出，店裡的客人有那一個是符合這些特徵的。

「他現在或許使用了假名吧？遠山這個名字，到底是不是他的真名呢？而且，他被人看見在波隆哥酒店出現，也早已是半年前的事了……」

看樣子，這個女人來者不善哦！大介思索了一下，覺得熟客中，並沒有這樣一號人物，不禁鬆了一口氣。

「有相片嗎？」



「沒有！他最明顯的特徵是眉毛很濃。」

女人輕輕嘆了一口氣，拿起酒杯啜了一口酒，濕潤了那原本乾燥的嘴唇。

「那個男人可能愛喝龍舌蘭！」

「龍舌蘭？」

「對！他會用大拇指沾鹽來舔…」

「啊，對了！一邊嚼著檸檬，一邊舔鹽…這是墨西哥龍舌蘭酒的基本喝法。」

大介的腦海中，浮現出兩個客人的臉。他們兩人常常點龍舌蘭；每次都喜歡一邊舔鹽、一邊嚼著檸檬切片。

一位是五十歲左右的設計公司老闆，另一位是一個年輕的搖滾樂手。

「那樣喝龍舌蘭的人，應該很容易引起注意，而且是這半年才見過的；即使是只見過一次的客人，我也應該有印象。」

「是啊！反正，他好像就是很愛喝龍舌蘭。」

「好像？」

大介抓到了女人的語病，趕忙追著問。

女人有些吃驚地抖動了一下身子。

「是這樣的，其實，我並不直接認識他。」

☆

看樣子，事情終於明朗化了，大介把正在打掃的敏也和二郎叫過來，跟他們說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，兩個年輕人也想不出女人形容的，像是哪一位客人。

龍舌蘭酒…二郎忽然想到了一個人。

「啊，那個人，常喝瑪格麗特的那位。老闆，就是那個常常把鹽舔得很乾淨的那個。」

「對了！是喝瑪格麗特的那位！」

大介終於想起來了…

瑪格麗特是以墨西哥龍舌蘭酒當底，加上萊姆果汁和白柑香酒，一起搖晃調製而成的。酒杯邊緣先沾一圈鹽，就像灑上了白雪一樣。酒本身也是半透明的白色，和鹽的顏色正好搭配，是一種非常漂亮的雞尾酒。

大介相當用心地經營這家酒店，所以特地來喝他們雞尾酒的客人非常多。

瑪格麗特是一種既漂亮又爽口的酒，所以很受歡迎，是顧客常點的一種酒。二郎想到的那個男人，每次喝完瑪格麗特，剩下的空酒杯，總是跟別人的不一樣。酒杯邊緣的鹽，往往被舔得乾乾淨淨的，除非是舌頭舔不到的地方，才會留下白白的鹽巴。而且，他每次都會要求千萬不要太甜。



不要將瑪格麗特調得太甜的方法，只有少加一點柑香酒，其實味道很像直接喝龍舌蘭加鹽和檸檬。

大介漸漸覺得這個女人要找的男人，很可能就是這個人。

「那個人，倒是很符合這幾項特徵哦！」

二郎露出了得意的表情。

「常來嗎？那個人…」

伸長了身子的女人，用銳利的眼神瞪視著二郎。

「這個嘛…他大概來過三、四次吧？每次都是我把瑪格麗特端給他的。」

「可能是吧？」

大介不太想得起來，自己哪一天曾經調製過辣的瑪格麗特酒？只記得那個男客人，沒有一次坐在吧台旁邊的位子，所以，都是由二郎把酒端過去的。因此，大介沒有直接跟他講過話，當然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？是什麼來歷？這一點二郎也一樣不清楚。

「可以確定的一點是，第一次是有人帶他來的。」

「有人帶他來？是女人嗎？」

女人注視著二郎，眼睛忽然亮了起來！

「不是，是三、四個男人…」

「啊，他們一定是剛打完麻將，博多也是到處都有麻將店。」

森

女人抽動了一下鼻子，一副不屑的樣子。

「那個人每次都很晚才到我們店裡來。」二郎拚命地回想有關那個男人的細節。

「從明天開始，我就要在這裡等他出現，希望不要帶給各位太多的麻煩。」女人直直地盯著大介看。

「這是沒關係啦…」

大介知道這個女人來到這裡的目的，就是要逮到那個男人。但是，那個男人到底什麼時候會來，大介實在一點頭緒也沒有。

「我絕對不會給你們的店帶來麻煩的，我只是要交給他一件東西。」

「那倒不是問題，只是，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出現？」

「沒關係，等等看再說。」女人堅決地表示。

但是，關於她為什麼要找那個男人的理由，她則隻字未提。

第二天開始，大約晚上十點左右，女人就會出現在波隆哥，每次來都會喝一點酒。但是，從第一天晚上開始，她就一直維持著相同不變的姿勢，總是一個人悶悶地，猛往杯裡斟著摻水的蘇格蘭威士忌。

她是個出色的女人，自然吸引了所有男性酒客的視線。那幾位第一天晚上就見到她的常客，一直誤會她可能與大介有某種特



殊關係，大介也只好以無奈的笑容來回答他們。

十天過去，那個男人卻毫無蹤跡，大介覺得女人很可憐，所以當天晚上休息之後，就告訴女人別等下去了；如果那個男人哪天出現在波隆哥的話，他一定會趕快打電話叫她來。

「我大概還會在東京停留一陣子，您這樣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。」女人立刻接受了大介的建議。

她這次到東京來，是住在池袋的一個開小酒店的朋友家裡，每天到波隆哥之前，她都在店裡幫忙。

「現在過完了最忙碌的時間，總算可以稍微喘一口氣了。」

女人的聲音有些疲憊，好像肩膀上的壓力突然減輕了許多。

「其實我有一位大我十二歲的姊姊，遠山先生是我姊姊的男朋友。」

大約在十個月以前，女人口中的姊姊，在博多自己的住處吃安眠藥自殺了。警方判斷沒有他殺的嫌疑，因為姊姊已經把身邊的事情都交代得很詳細了。

她留給妹妹一封很厚的遺書，裡面夾著另一封信，是要交給遠山正夫的。她希望妹妹在一個月之內，能夠把這封遺書交給他，如果沒有辦法如期交到他手上，那就把它燒了吧！

「我剛到酒家上班時，姊姊發了狂似的阻止我，我們為此大

☆

吵一架。」

之後三、四年，姊妹倆非常疏遠，很少聯絡。但是妹妹的犧牲，換來了整個家庭生活的改善，也讓姊姊卸下了重擔。

「姊姊是因為，和她同居的遠山，拿走了她一大筆錢之後不告而別，才覺得人生無趣的。她曾經試圖尋找這個生命中最重要男人，但是始終找不到。」

男人帶了三千萬左右的現金，以及許多姊姊辛苦蒐集來的珠寶，偷偷地離去了。

「在這裡，遇見過遠山先生的是姊姊以前的同事，她當時還不曉得姊姊已經死了。」

那位同事那時候，因為不太想和朋友聯絡，所以看到遠山卻沒有和他打招呼。

「她知道我姊姊自殺後，立刻打電話告訴我，她在這裡看到過遠山，所以我才會來這裡…」

女人留下了電話號碼，難得略有醉意地走出了波隆哥。

男人終於出現在波隆哥了，距離女人最後一次來波隆哥，大約已經過了兩個多禮拜。

「歡迎光臨，裡面請。」

大介招呼那男人入座，在一旁的敏也趕緊打電話給那名女子。